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GROUPS

by
Ng Pek-Hoon

Editor: Tong Sem-Ting

字
羣
論

黃碧雲著

學術出版社
Academia Press
1992

字群论

黄碧云著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GROUPS

— NEW HORIZON OF
ETYMOLOGY, SEMANTICS AND PHONOLOGY

by

Ng Pek-Hoon

学术出版社
ACADEMIA PRESS

八打灵再也 • PETALING JAYA

© 1992 Ng Pek-Hoon
First Printing 1992

字群论 · 黄碧云 著

学术出版社出版

Published by

**Academia Press,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Printed by

**Percetakan Warisan Sdn. Bhd.,
15/17, Jalan 5/62A,
Bandar Menjalara, Kepong,
52100 Kuala Lumpur.**

1992年12月第一版
作者保留版权

目 录

作者略历	5
自 序	7
一、论字群——汉语教学研究新议	15
(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 北京，1990年8月16日至20日)	
二、同部字群	27
三、同部相关字群	34
四、同部同义字群	39
五、同义字群	44
六、同声旁字群	49
七、相关字群	69
八、汉字脱离字群的缺乏科学性	76
九、字群论的建立	90
十、汉字教学与汉文化信息的传达	93
（“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上海，1991年5月5日至9日）	

原书空白页

作者略历



黄碧云，现任马大语文中心亚洲语文系副教授，并曾在马大教育学院讲授华文教学法八年。

1985至1988年间，应南洋商报之邀，通过二系列的“华文教学法专题（巡回）讲座”与专题演讲，在本邦各大城市公开讲学十五次，推介自拟的五种新教学法：

- （一）文字溯源辨迹法。
- （二）复偶互对释词法。
- （三）汉字分部教学法。
- （四）汉字牵部教学法。
- （五）汉字部件分色教学法。

1986年以来，出席了下列国际中文研究与中文教学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1）1986年12月，香港：国际语文师资教育研讨会——语文教师延续教育的重新探究。宣读论文《我如何通过“华文教学法专题（巡回）讲座”在马来西亚为华文教师提供延续教育》。

（2）1987年8月，北京：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未克赴会，论文由钟秋生先生代为宣读。）论文荣列“全体会论文”，题目是《从“汉字分部、牵部与部件分色教学法”论汉字造字的科学性与汉字改革的方向》。

（3）1988年12月，台北：第二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

。宣读论文《通过“汉字部件分色教学法”开拓华文教学与华文研究的新境界》。

(4)1989年12月，新加坡：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宣读论文《教学中简化字的部件分色处理》。

(5)1990年8月，北京：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宣读论文《论字群——汉语教学研究新议》。

(6)1991年5月，上海：“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汉字教学与汉文化信息的传达》。论文荣列“全体会论文”。

(7)1991年9月，漯河：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a)《许慎说文1800多年后汉字研究的新境界——关于我的“汉字部件分色法”的功能》，(b)〔与钟秋生合撰〕《汉字部件定义的重新探究——兼论〈说文〉解字的科学性》。

(8)1991年12月，台北：第三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宣读论文《文字溯源辨迹法——〈说文解字〉在华文教学上的效用》。

迄至目前为止，黄碧云副教授已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发表过近三十篇关于中文研究与中文教学的专题论文。已出版的学术论著有：

(1)《华文教学专题论集》，吉隆坡：南洋商报。1986年初版，1987年再版。

(2)《汉字分部、牵部与部件分色教学法》，吉隆坡：南洋商报。1987年。

(3)《复偶互对释词法(训诂新探)》，八打灵再也：学术出版社。1992年。

(4)《字群论》，八打灵再也：学术出版社。1992年。

(5)《国际华文学术会议论文集》(与钟秋生合著)，八打灵再也：学术出版社。1992年。

自序

一、《说文》与我

第一次看到《说文解字》，是在1969年。

那是一本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蓝色精装本的段玉裁（清）注《说文解字》。

那本段注《说文》本来不是属于我的。那是外子钟秋生念大二时文字学老师为他们全班同学从台湾订购而买到的。

1971年，我也念了大二。全班同学也都订购了《说文解字》，只有我不必购买，因为秋生早在新学年开始时就把那本完美如新的段注《说文》转让给我了。

我说那本段注《说文》完美如新，不只是因为它保养得很好，而且因为我从未见过秋生使用它。因为我从未见过秋生使用它，所以我也忽略了它的存在。

最奇妙的是，我念完了文字学，甚至念完了大学，也不曾使用过它。

因此，那本段注《说文解字》，就那么悠闲自在、与世无争地躺在我们家书房的书橱里，度过

了漫长的十二年。

大学三年，时而凄风苦雨，时而惊涛骇浪。当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我如一片扁舟，飘进了一个海角的避风港——马大语文中心。

从此，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1980年，我将过去十年来在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理论，写成长篇论文《释复语与互文在中文教学上之效用——兼及偶语与对文》，作为“复偶互对释词法”研究的初探，并在1981年6月分九期在《南洋商报》的《商余》副刊上连载。

这篇长篇论文的发表，竟让我从我最擅长的中国文学研究转向文字、训诂、声韵、校讎和华文教学研究。

最先是我接到了各地教师的来函，他们纷纷表示对我提出的这套新颖的教学方法感兴趣，问我是否能写成专书印行。

再接下来的是几名中文系的毕业生发现了我“窝”在语文中心，就劝请我到马大教育学院去兼课。当时，秋生在马大教育学院兼教教育文凭班的“华文教学法”，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加，实习时已难以处理。教育学院三番几次问我能不能出来予以援手，我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答覆。

一直到了一些中文系毕业生发现教育学院的华文教学法讲师的太太也“懂”教学法的时候，我已经在语文中心度过了五年。

由于他们的表态，我冷静地思考了很久，终于

不忌讳夫唱妇随，答应1982年新学年开始时到教育学院去兼职。谁知一教就教了八年。不过，比起秋生兼课十六年的漫长岁月，只得其半。

1982年2月至6月，马大放长假，我利用这个空档撰写《楷书笔误诂正》，将一般教师及华文学习者最常写的错别字加以诂正。

除了翻检各种辞书、字书和音书之外，我将书橱里那本打入冷宫已经长达十二年的《说文》拈了出来。虽然时隔十二年，它却风采依旧。从此，我们发现这本外表精致，内涵古老的《说文解字》，不但内容典雅渊博，文字的排列阵容及解字释词的系统，更是万古常新。我们都为当年的粗心大意痛心疾首，更为买书而不用书而啼笑皆非。

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我为教育学院的学生讲解如何诂正笔误，向他们推介《说文》的用法时，那一群中文系毕业，并曾修读过文字学的学生，竟连一本冷藏着的《说文解字》都没有。我不禁哑然失笑：念文字学而不念《说文》，固然荒谬绝伦；教文字学而不教《说文》，这就更加暴露了教文字学的人对文字学的无知！

从此，除了广泛涉猎文字、训诂、声韵、校讎等各种有关朴学以及修辞学的书籍之外，我更和其他各家的《说文解字》注结了解之缘，常常神游其中，有时甚至到了忘我的境界。而那本段注的《说文解字》，更和我共度了无数的晨昏。

有了《说文解字》，我可以鉴定复语；有了《

说文解字》，我可以改正笔误；有了《说文解字》，我发明了“汉字分部、牵部与部件分色教学法”和建立了“字群论”，而世界各地的华文教学者也已经在开始采用这些方法。我更从来也不曾想到，因为研究《说文解字》，我竟然有机会在1991年受中国许慎研究会和河南漯河许慎纪念馆邀请，9月到许慎的故乡漯河去参加“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呈论文《许慎1800多年后汉字研究的新境界——关于我的“汉字部件分色法”的功能》，并受到主办当局的特别礼遇和各地同道的爱戴。

但是，那本原先被冷落的段注《说文解字》，现在已经遍体鳞伤，身首异处，使人不忍卒睹了。

一天，我把它带到课堂上，给语文中心的学生欣赏。他们看不懂内容，只见一本烂书，都带着神秘的眼光来注视这本据说是可以用来“溯源辨迹”和将汉字的部件分色的天书，啧啧称奇。有一位女士还热心地说：“老师，我哥哥每个月都到台湾去做生意，您要不要我让他替您带一本新的回来？”

我摇摇头，笑着谢绝她的好意。

说真的，我比我以前教的教育学院的学生幸运得多了。我至今还常常由衷地感谢那位为学生订购《说文解字》的文字学老师。

二、从《说文》到字群

清代著名汉学家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说：“《说文》为天下第一书。读遍天下书，不

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十多年之前看这段文字，我必然一笑置之，以为是过分夸张的说法。今日读之，却只能用“评语中肯”四个字来表达我对他的评论的看法。而他的评语只能够表达《说文》的典雅广博，却未能道尽《说文》对后世所能产生的文化影响。

我对《说文》的亲身体验是：它像一口万古恒新的文化古井，井中有取之不尽的文字甘泉，用之不竭的文化生命，它是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卓绝的象征。

《说文》的 540 部首，依形系联，而各部中的汉字，却是据字义串联排列，秩序井然。这种科学性的字典排列法，不仅在中国首开先河，更是世界字典编纂的首倡。

没有《说文》，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部首字典”、“声韵字典”，也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字素字典”、“音序字典”，等等，而汉字可能仍然是一盘散沙，或者早已被淘汰。

我在研究“复偶互对释词法”和“文字溯源辨迹法”的时候，发现了《说文》的独特文字排列方法和文字剖析方法。经过归纳和分析，发现不但汉字可以组成各种不同性质的字群，个别汉字的部件还可以分析和归类。于是，我就将汉字的构件归纳成五种性质不同的部件，并用五种颜色来代表，发明了“汉字部件分色教学法”。同时，我又将各部

汉字根据字义的性质归入相关字群，建立了“汉字分部教学法”。与此同时，我又根据教学上的需要，将教学时能依据形、音或义牵引出来的字群或词群，整理出一套“汉字牵部教学法”。

“汉字部件分色法”和“汉字分部教学法”的结合运用，是介绍《说文解字》各部文字的最有效方法，也是教文字学者必须具备的知识。

“汉字部件分色教学法”和“汉字牵部教学法”的联合运用，是汉字教学和汉语词汇教学的最有效方法。

后来，我又发现，根据上述三套教学法，以汉字造字的科学性为经，以字群的理论为纬，可以验证汉字造字的科学性和为未来的汉字改革提供可资参考的信息。我就将研究伸展到字群，并建立了“字群论”。

根据字群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把汉字组织起来，发挥汉字形、音、义三结合的特性，以表达汉语中所蕴含的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使华文教学充满了灵活性和趣味性，并提高汉语教学的内涵。

根据字群的概念，我们也可以验证汉字造字和汉语语素搭配的科学性，使我们对未来的汉字改革寄托了新的信心和希望。

上述提到的“复偶互对释词法”、“文字溯源辨迹法”、“汉字分部教学法”、“汉字牵部教学法”和“汉字部件分色教学法”，以及“字群论

”，我都写了专书析论。上述几项研究，都可以独立进行。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如千丝万缕、纵横交错，可见文字、训诂、声韵、校讎、修辞甚至语法之学，都是贯串中华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主要脉络。

事实上，治学贵能先治其本。语文根本脉络分明，则语言文字通畅；语言文字通畅，则说理分明。治学术者，岂可本末倒置，不知文字根本而信口开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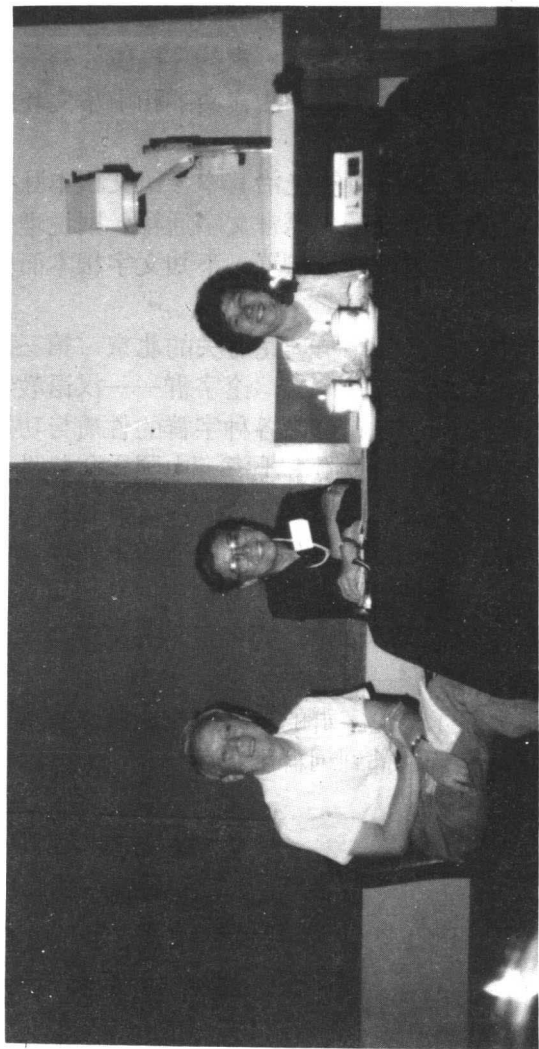
本书除收集与字群理论有关的北京“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论字群——汉语教学研究新议》之外，专题讨论各种字群的性质与功用，并建立字群理论，更附有上海“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汉字教学与汉文化信息的传达》，以阐明如何在教学实践中活用字群理论。

本书各章都附有“思考与辨析”一项，目的在于加强读者对“字群论”的了解，并引导读者对本书的理论作更深一层的思辨。

本书除了专论字群的新建概念之外，实际上已将研究从字群延伸到词群了。

黄碧云

1992年10月30日脱稿于
马大语文中心亚洲语文系



1990年8月17日，作者（右）在于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宣读论文《论字群——汉语教学研究新议》。主持人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赵如兰教授（中）和北京大学博士班指导林焘教授（左）。

一、论字群

——汉语教学研究新议

（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

北京，1990年8月16日至20日）

一、“字群”释义

1987年8月，我在向北京“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提呈的论文《从“汉字分部、牵部与部件分色教学法”论汉字造字的科学性与汉字改革的方向》中，第一次选定“字群”一词作为汉语中相关字组合的统称，并以汉字造字的科学性为经，以字群（主要是同部字群）的概念为纬，提出未来汉字改革必须走上科学性的道路的意见。

“字群”（英译 **Character Groups**）既是相关字的组合，同类字群中的汉字，必然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比如，“同部字群”中的汉字，都拥有相同的部首；“同声字群”中的汉字，都拥有相同的声旁；“同义字群”中的汉字，都是同义的。不过，它们也可以兼有其他的共同点，比如：“同部字群”也可能是“同义字群”。

二、“字群”溯源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把中国文字归入540部，是将中国文字归入“字群”的首倡。由此，汉字的独特形象已经树立，并繁衍变化，承传至今。因此，最早的“字群”显然是“同部字群”。

宋元以来，俗字倍增，其中大多数的俗字，也是根据部首和六书的概念创造出来的。它们因此也可以根据所属部首归入同部字群，并且可以根据所体现的造字法归入六书。只有少数的字，或因结构独特、脱离六书而沦为幽字。

在汉字演变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本来已经拥有部首或本身就是部首的字，后来又加上另一个部首，并归入新的字群中。例如：“巢”字本来在“品”部，从“品”在“木”上，会意，鸟群鸣叫的意思，后来又加“口”旁，变为“噪”；“臣”（古文）字本来就是部首，象形，面颊的意思，后来再加上“页”旁，变作“颐”。其中也包括一些本身被假借而另创新字的例子。如：“哥”本是“唱歌”的“歌”，被假借为“哥哥”的“哥”，遂繁化作“歌”；“弟”本是“次第”的“第”，因借为“兄弟”的“弟”，遂繁化作“第”；“前”本是“剪裁”的“剪”，因借为“前进”的“前”，遂繁化作“剪”；“莫”本是“朝暮”的“暮”，因借为“莫非”的“莫”，遂繁化作“暮”；“其”本是“簸箕”的“箕”，因借为“其他”的“其”，